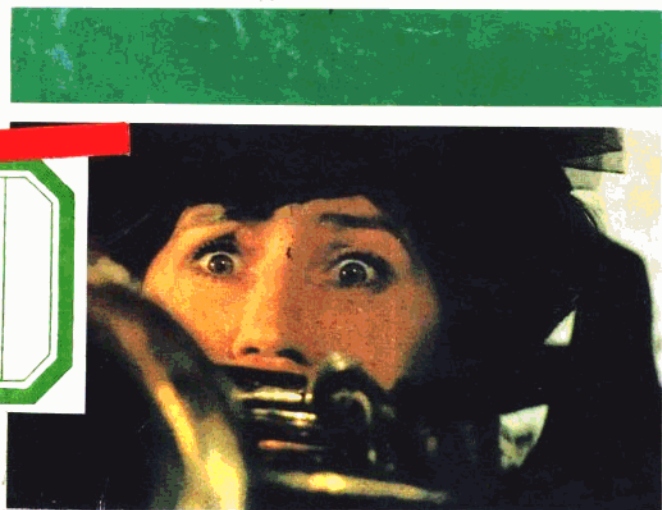


异域：奇人 奇事·奇闻

赖铭传 译编



目 录

莫斯科的“神”探	1	人的脑袋有可能再生	52
赤脚在火中行走的靓妹、靓仔	3	冷冻治风湿	54
老农妇的“神手”	5	握着铜球睡觉的奥秘	55
用手“看”物的女画家	7	有色眼镜药方	57
能“透视”地下情况的人	9	替病人塑像的医生	57
失明老妇“看到”的过去和未来	10	促使孩子生长的神秘物质	58
能驱散乌云的奇人	11	女子换上男子心脏后	58
“巫师”还是医生?	14	动物也有情感	59
“伊马戈”的奥秘	16	树木之间的“争斗”	61
惊人的记忆	18	从植物“理解”人意谈起	62
心灵致动术探秘	20	死是不是生的刺激因素?	64
占星术是科学还是巧合?	22	“雪人”、“野人”、“大脚怪”踪影	65
在莫斯科的夜街上	24	瓦什卡河畔的神秘拾物	68
神奇的 III 现象	26	摩尔曼斯克人看到的怪物	69
“记忆射线”的非凡功能	31	三国居民都看到的不明飞行物	70
他的天气预报比气象台还准	32	美国真的击落过飞碟吗?	71
神秘的直觉现象	34	遥远星球的秘密	74
梦能不能预卜吉凶?	35	纪元前有没有电池和电灯?	75
古堡里有没有鬼魂?	38	古人智慧之谜	77
心理疗法奇观	40	“大西洲”在哪里沉没?	79
他们从哪里获取能量?	43	莫亨朱达罗古城为何毁灭?	80
为死人开的医院	45	“海豚人”雅克·迈奥勒	81
人有一千个心脏	47	通古斯大爆炸真相	83
把太阳光注入血液	50	百慕大三角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86
二氧化碳给您活力	51	后记	89

莫斯科的“神”探

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的古老独家住宅里，每星期有两女一男会面一次。他们每次来都不知将要干什么：是做新的试验呢，还是完成艰巨而又令人十分惬意的任务。泄露这些人的名字意味着让他们冒生命危险，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特殊本领为危险而又必不可少的刑事侦查事业服务。他们不是专业刑侦人员，而是具有特异功能的退休金领取者、教师和科研人员，我们暂且把两个女士分别称为斯韦特兰娜和伊琳娜，把男士称为维克多。

每次聚会时，他们都坐在桌旁，桌上放着侦查或怀疑对象的材料。一直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侦察员讲述案情后，他们便开始工作。一个人先说，其他人补充。他们互相纠正或打断别人的话，最后描述出凶手的全部形象。就象三个画家往一块画布涂不同的颜色，随后逐渐从杂乱的五颜六色中显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工作时一定要喝热茶或是开水。他们说热水能帮助他们“调谐”，接下去便一切都取决于灵感。

1987年，雅尔塔对某人死亡案件的侦查进入了死胡同。是他杀还是因事故而死？回答各种各样。侦察员建议请这三个有特异功能的人来解决这个难题。给他们拿来了死者的颅骨，于是立即得到了答案：死者是在沿海岸骑自行车时不慎摔死，不是谋杀。他们还“额外”说出了死者的年龄、外貌和简历，随后进行的侦查结果证明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1988年，主管机关侦查假证件制造者。

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所掌握的全部东西只有几本伪造的身份证和证明书。但对三个有特异功能者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莫斯科郊外伪造证件者蛰居的村庄和他的外貌、特征及知情人的名字。于是，罪犯被迅速捉拿归案。

1988年，民警人员奉命查明某犯罪分子潜逃去处及目前在干什么。三个“神仙”看了他的照片后，说他藏在北高加索一个城市里，并详细描述了他现在如何消磨时间。结果，当局及时制止了他正在准备的新的犯罪行为。

1989年，某地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犯罪现场只发现估计是凶手写的一封信的碎片，此外没有再留下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就凭这块小纸片，三位有特异功能者指出了犯罪分子居住的西伯利亚某城及街道、门牌，描述了他的住宅和他本人的外貌。这就帮了侦查员的大忙，罪犯很快被捕获并受到审判。

又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失踪。他的母亲泪汪汪地求他们帮助找到儿子或哪怕说出他是否还活着。他们立即回答：“活着！我们看见他躺在市郊的森林里，已失去知觉。”于是按照这一线索进行了目标明确的查找，果然发现了他。原来小伙子未得到同意就去农村亲戚家，在那里吃了变质食品，走到森林时毒性发作。假如不是他们提供了帮助，他很可能要送命。

他们的特异功能不受边界和距离限制。他们曾准确说出一位在巴黎失踪的人的现况，并因此名声大振。至于简单一些的事，他

们每个人都应别人请求做了很多。斯韦特兰娜熟悉的一个妇女忘了在忙乱中把工资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打电话请她帮忙。她马上用电话指出了放工资的地点。伊琳娜曾对一个偶然遇到的姑娘说她即将出嫁，而且提供了细节：她会在早已同她吵翻的姐姐家里遇到这个未婚夫。自然，那位漂亮的姑娘听完她的预言后，只耸了耸肩。可是在伊琳娜指出的日期她果然去了姐姐家，并在那里遇到了向她求婚的男青年。维克多则凭意念发现了外国某著名歌星高级照相机的毛病。

按人们推测，他们可以凭自己的特殊本领而名利双收，生活得象神仙一样。但他们不仅得不到这种报偿，反而被迫在秘密环境中生活。他们害怕声张，这不是装出来的，其他国家参与刑事侦查的特异功能者也是这样。美国一个叫多罗蒂·艾丽逊的家庭妇女，由于靠自己的特异功能揭露了13起谋杀案，找到了50个失踪的孩子，不得不在联邦调查局人员保护下东躲西藏。否则就有生命之虞。例如，一个有特异功能的荷兰人在他宣称将参与调查前意大利总理莫罗谋杀案后不久即被杀害。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超人的本领？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甚至无法说明信息从哪儿和怎样来的，他们又是怎样接收的。有时他们也说信息“没到”。他们说破案的效率取决于被侦查者的情况。本事大者比之才能不出众者更容易被查出。据核对，他们提供的答案，在不同情况下的可靠性为60%至95%。

他们的特异功能是在不同情况下发现和扩大的。斯韦特兰娜和伊琳娜是在学校念书

时就已具有这种功能，而最初是表现在她们善于猜到老师在一分钟后会做什么或说什么。维克多显露这种功能的年龄要大一些，那是在他儿子重病一场之后。随后是训练和工作，努力发展这种天生的本领。

三个人中谁都不喝酒，不抽烟。他们严格遵守饮食制度和作息时间。他们过去都是等级运动员，现在仍从事体育运动。他们认为心灵的健康对他们的“法术”的纯洁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很重视哲学和作为大乘佛教一个派别的瑜伽宗。他们的一大禁忌是说谎和虚伪。当然不是随时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去做。维克多经常去教堂，说这对于保持平和心境极为重要。当有人问他们在传达“看到”的信息时是否可能隐瞒或加油添醋时，他们笑起来：

“这从身体因素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瞎编，而只是传达看到的東西。在那时刻我们不属子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杜撰出某些东西，进行扬弃和分析，这些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只是媒介，而媒介是完全不可能去影响所传达的内容的。”

有趣的是他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他们曾试过，但没有信息。

当然，如果指望借助于特异功能者就能根绝犯罪，或认为不要进行普通的侦查工作就能破案，那就太天真了。需知特异功能者传达的信息并不是证据，而只是对侦查机关的提示。但尽管如此，他们仍要每星期去莫斯科中心那座古老的房子会一次面，而每一次会面都意味着一宗新案可能即将被侦破。

神探

神探

赤脚在火中行走的靓妹、靓仔

在

莫斯科一个民间科学试验中心，据说所有凡夫俗子都能获得过去被认为神人才能够获得的本领。

一天，在莫斯科近郊一个避暑村休假的人们发现乘三辆卡车的十五个人突然光顾一座几年没人住的破房子。他们平整出一块空地，搬来枯枝木柴，堆成长3米，宽1.5米的长方形柴堆，然后从四面点燃，顿时烈焰腾腾，火苗窜得比房子还高。一个汉子对围观的人说，有几个勇敢的年轻人准备仿效保加利亚人在炭火上行走。

勇敢分子共有四女一男：四个姑娘中两个是莫斯科一所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伊琳娜·斯梅克和玛丽娜·斯库拉托娃，一个是护士娜杰日达·帕谢奇尼克，一个是职业演奏员加莉娜·洛格维诺娃；而小伙子是不久前离开军队的退伍军人奥列格·尼基福罗夫。刚才说话的是这个试验中心的负责人，叫伊果尔·尤里耶维奇·马秋金。

五个年轻人围成圈坐在椅子上。马秋金走到中间，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说：“闭上眼睛，快速呼吸，使意念进入应有的状态……想象自己的脚底象冰一样冷，脚下是冰一样的大地。这样，你们无论接触到什么，都是冰冷的。”说完，他从火堆中拿出烧得红通通的树枝，继续平静地说：“现在我将用树枝接触你们的脚底，你们将会感到，它是多么冷。”

阴燃着的炭火触到了一个姑娘细嫩的皮肤。可是她看来并没感到痛。她继续快速呼吸，一边回答马秋金的询问。“冷吗？”“是的”。“痛吗？”“不。”

其他参加试验者的回答也一样。马秋金很满意：

“你们既然确信燃烧着的木炭是冷的，那

么当你们在炭火上行走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继续深呼吸，起立，向火堆走……”

于是，年轻人开始光脚在“冰冷的”红火炭上行走。护士娜杰日达首先上场，她一边走一边微笑着说：“这是冰，是冰！”她在这头走到那头，惊喜地喊道：“这些火炭果真是冷的！”接着又跑回来，开始跺脚，她的脚底下进射出点点火星。一些炭火已被她踩灭，红通通的火炭中留下了黑色的脚印。她看到这一奇迹后更加高兴，在火炭上跳起舞来。

许多围观者吓得心都停止了跳动，因为炭火中还可能烧红的铁钉，会把这个疯姑娘的脚底扎穿。

幸好她很快就累了，安然无恙地从火炭中跳出来，在草地跳着、笑着，象个淘气的孩子。

在她的鼓舞下，其他参试者也接二连三踏上炭火，忘乎所以地走着、跳着。只有15岁的伊琳娜很久不敢下决心，但最后也慢慢地、象在梦中似的摇晃着走进去了。

炭火已被“蹈火者”踩灭大半，但他们不想停止试验，于是人们继续往火堆添木柴。他们就象在花园里散步似地踩着炭火，那位护士还哼起了小曲。

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切原理来说，他们长时间光脚踩炭火本来会被严重烧伤。但当他们洗净脚上的炭黑后，白嫩的皮肤上连烫红的痕迹都没有，更不要说水泡和伤口了。

但是试验并未完结。接下来是更可怕的表现。只见他们用铁桶装着浸透酒精的棉衣，点起了大火炬，然后让15岁的伊琳娜把裸露的双手伸到火里。火舌舔着她的手指、手腕、

胳膊肘和手臂，但她却说不痛。过后看她的手也一点不发红。

类似的表演，过去阿斯特拉罕州一个叫斯韦特兰娜·季姆的女演员也做过，但她是刻苦训练了好几年后才掌握这一“技艺”的。而这个15岁的小姑娘则只练习了4天。

围观者惊得目瞪口呆。为了让大家过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一个微笑着的高加索人开始“表演”烤羊肉串。用铁钎穿好的羊肉在残余的炭火上烤得滋滋冒油，这很好地证明炭火是很旺的。

当人们问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危险的试验时，曾在火上使劲起舞的护士娜杰日达回答：

“为了身体健康。不久前我还是神经病科医生的常客。他们给我开了许多镇静药，但我吃后更糟了。我萎靡不振，常常为小事甚至无缘无故哭泣。后来我得知莫斯科有这个试验中心，能使所有志愿者学会控制自己的心理。于是我去听课、训练，现在我都不认识自己了。过去使我忧伤的事现在看来不值一提。我总感到生活具有无穷的乐趣。今天我又感到了克服心理障碍后的幸福。看来我的神经官能症一扫而光了。如果说我在火里走都不会烧伤，那么，大喊大叫的头儿还能给我的身体带来什么损害呢？我认为，在人们心理负担过重的当代，每个人都应当掌握这种本领。”

其他参试者也说了类似的见解。他们说火能治病，这听起来荒诞不经。但是保加利

亚的那些“蹈火者”确实在给人治病。例如，母亲们请“蹈火者”抱有病的孩子，孩子既不怕，也不哭，而在火上甜蜜地睡觉，醒后病就好了。

火怎么能治病呢？保加利亚研究人员认为，在极异常条件下，人体的物理场能量会显著增大，如果这个人是健康的，那么这些物理场就能对周围的人起良好作用，因此，当“蹈火者”在火上走时，他们抱着的病孩能痊愈是不奇怪的。

据介绍，莫斯科这个试验中心所进行的心理试验，并不限于在火炭中行走和把肢体伸进火里。心理试验爱好者们在不同试验中掌握了各种各样过去只有魔法师才能掌握的本领，他们认为这些试验给了人们健康和幸福。但是，研究心理潜能的专家提醒青年人不要轻举妄动。苏联医学博士列昂尼德·帕夫洛维奇·格里马克指出：

“对于这种蹈火试验，人们褒贬不一。假如年轻人不在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下去做这种试验，那就要惹祸。他们可能被烧伤，可能休克。但如有心理疗法专家指导试验，他会先淘汰不适合参加试验者，剩下的人参加试验确能得到裨益，他们能消除神经疾病，锻炼意志、改善性格……”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人的血肉之躯不怕火烧？人的精神力量为什么能使机体发生那么巨大的物理变化？火是不是真能治病？看来只能靠未来科学去揭开这个谜。

白

俄罗斯别雷尼奇地区一个叫皮利希奇的乡村里，住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大娘，全名费多拉·达利洛夫娜·科纽霍娃。她一直说她的台阶旁涌出的泉水能治百病。但是没有人信她的话，也很少有人同她接近。直到8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才使她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年的一天，她准备去克里米亚看女儿、弟弟和侄儿。同往常一样，她不带上自己的泉水是哪儿也不去的：这是她永远随身的“药”，深信有了它就不会出什么事。她往水罐里灌了大约5公升水，用双手在水罐上摆弄了一会儿，又从泉水下取了一把粘土，如法炮制后上路。谁知车到雅尔塔却碰上了一起车祸。她看到柏油马路上躺着的一个女子，两腿骨膜被砸伤，便上前用双手轻轻按了按她的伤口，接着敷上带来的粘土，安慰她说：“忍着点，亲爱的，很快就会好的。”待到救护车赶到时，那女子已经脸带微笑。费多拉不懂她说的感谢话，原来那是个外国人，说的象是德国话。

过了一昼夜，人们在旅馆里找到费多拉。事情经过是这样：急诊室的外科医生看到那位外国女子的伤口上敷着粘土时，气得差点晕过去，但这位外国女子无论如何不让揭掉粘土。过了一昼夜，人们还是说服她同意洗洗伤口。揭下粘土时大家都惊呆了：伤口已经愈合，只剩下细长的疤才能使人想起那儿受过伤。于是四出寻找敷泥者……

见多识广的外科医生从未看过这种奇迹。他给莫斯科的一个研究所打电话，说老太太具有强大的生物场，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但无法解释她的水和粘土为什么能治病。

于是费多拉被请到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科学院、无线电技术和电子研究所、苏联卫生部所属全苏医疗技术研究试验所、卢蒙

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外科学教研室、世界民间医学学会做了实验。上述机构一致得出结论：“这位白俄罗斯老太太具有神奇功能。”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波尔金建议她到他那里住两年。使他发愁的唯一一件事是费多拉没有医学证书。但是她虽然不懂人体解剖学，却能毫无错误地叫出各个器官、腺体、导管的名称，并说她是用手“看到”的。

有一次，斯皮尔金忍不住问：“您看到的细胞是什么样的呢？”费多拉随即画出了一个四周有许多角、中间有一个孔的星状图形，并说在有些人身上，这些极小的孔里会放射出蓝色的光。

研究人员让她进入没有电磁辐射的房间接受检查，还对她的双手进行了红外照相。当有人准备让她到无重力环境试试时，她发怒了：“这是什么玩艺儿？让我上天怎么的？如果把我研究够了，我就回皮利希奇挖井去。”

这时，她已领到证明她的两口井的泉水能治病的文件。其他人的井水本来不过是优质饮用水，但经过她“改造”后，准确点说，经过她的生物场作用后，也都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研究人员曾做过多次实验证明这点。其中一次实验是这样的：

用三个杯子分别装三种水：第一杯是普通自来水，第二杯是矿泉水，第三杯是皮利希奇村的井水。在费多拉用手接触三种水之前，三杯水的自然辐射频率一样，都是20千赫。当她用手对三种水发生作用后，记录仪器显示的频率分别是：第一杯170千赫，第二杯190千赫，第三杯230千赫。许多迹象表明，水分子互相作用产生的能量及水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已具有抗病毒性能。正因如此，费多拉可用水成功治疗伤口、湿疹及其他有渗出液的病症。

莫斯科的斯捷帕诺夫教授为研究这一奇异现象使用了最新科学成果，其中有能够测

老农妇的「神手」

定未被杀死的活细胞的激光全息摄影显微技术及激光浊度测定法等。其主要目的是测定费多拉双手发生作用时产生的能量。他发现她在工作时,手指旁的物理场发生了变化,有发光现象,来自皮肤反射区的光子量增加了15—20个标准单位。其能量可穿透任何物质而发生作用,病人甚至隔着水泥墙也可感觉到。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能量的作用,他请费多拉对装有献血者血的玻璃管“作法”。到第8天,用井水将血稀释,发现几乎全部红血球都是活的。而她没用手接触过的另一管血却是死的。

接着,世界民间医学学会副主席罗曼绍夫教授也来冒险一试。他在卢蒙巴大学外科学教研室附属医院问必须做切除肿瘤手术的重病号,是否同意在动手术后立即由特异功能者进行治疗,并告诉他们,由她治疗的人要停用包括止痛药在内的一切药物。有10个病人同意接受实验,其中3人还患有糖尿病,这是很麻烦的事,因为外科医生都知道,得这种病的人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费多拉说她总共要施6次“法”。第二天早晨,教授有点担心地推开了术后病房的门。但谁都没叫刀口痛,大家都睡得很香,醒来后情绪极好。到第四天,病人全都能站了。抽血化验结果表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已大大下降。

教授和麻醉师都很兴奋。后者请费多拉去治疗被监护的吸毒者。她照样凭两只手施治,并请病人尝她的水,用她的水洗脸。结果获得了奇效:病人很快就不再感到关节酸痛,而且精力比过去旺盛,情绪大大好转。化验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吸毒者的血液已变得绝对纯净!

费多拉就象磁铁一样,把许多研究所各种各样的专家“吸”到了自己身边,其中也包括力图否定一切不解之谜的人。她已经习

惯于经常坐在“黑箱子”里,从头到脚缠着各种导线。当她帮助病人时,研究人员便能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

对于她的特异功能,罗曼绍夫教授发表了以下看法:“费多拉释放了无论是化学还是物理学教科书都从未谈及的能量。我们的灾难是总想用众所周知的认识方法去解释尚未认识的现象。研究费多拉,必须具备能够测出并记录下哪怕最微弱的能量的仪器,须知这些能量中蕴藏着许多不解之谜!怎样解释费多拉坐在莫斯科,却能看见从新西伯利亚给她打电话的盲姑娘机体内的情况呢?在这样远的距离上她通过什么手段收到有关姑娘身体状况的信息,又怎样施加影响呢?”接着他叙述了不久前做过的一次实验。

一天,她接到苏联内务部的邀请。她并未感到吃惊,因为几年来做的无数次实验已使她成为大名人。她已被接纳为苏联航天联合会成员,又是治疗支气管炎和良性肌瘤两项新法的发明者。电影制片厂给她拍过两部纪录片,《美国》杂志也登过介绍她的文章。“也许内务部长病了,请求帮助。”她想。但是让她干的事要复杂得多:从40张照片中挑出已被击毙的一个人的照片。

她想推辞但没有如愿,于是只好闭上眼睛,伸出双手,集中全部精力工作。桌上的照片越来越少,后来只剩下4张。最后,她指着其中一张说:“他被打死了。”并说他的尸体在河岸上的柳树下。

费多拉为这次实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事后她一动不动地整整躺了一天,好象力量全耗尽了。罗曼绍夫此后再也不允许做类似实验,怕损害她的身体。

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能从40张照片中准确挑出死者的那张时,她回答:“其他照片的颜色都比较浅,唯有那张象底片似的发黑。当然只有我看是那样的,其他人是看不出来的。”

人的生物能并不是用之不竭的，费多拉怎样调节和补充电荷？

“我把双手长时间放在泉水上。”她说。“水会给我补充电荷。而植物性食品、大自然中的生活、和善良人们的交往则能使我保持最佳状态。心地不好的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有时我发觉坐在我对面的人表面对我很感兴趣，心里却骂我是老巫婆，我感到象针扎一样难受，但我还是帮助他消除痛苦。坏意念最伤身，当有人肝痛时，我总是先请他净化自己的意念，因为恶意、嫉妒、昧着良心办

事是许多疾患的根源。”

费多拉在家乡修复了三口泉井，新挖了两口。她想造福人民，还想在家乡建疗养院。对她感恩戴德的病人义务帮她干活。有两个30岁的小伙子来时病得特别重，医生都不愿再为他们医治。其中一个人患脑肿瘤，来时拄着拐杖，眼睛差不多看不见什么。费多拉给他治了半年，没经过任何手术就痊愈了，现在他正毫不费力地用镐刨冻土，他还能十分熟练地驾驶汽车。

用手“看”物的女画家

这个科学实验看起来很奇怪。医生波波夫把一张心电图放到桌上，让一个女子不打开心电图说出病人的健康状况。这个女子叫柳德米拉·安德烈耶夫娜·科拉别利尼科娃，是莫斯科的一个女画家。她打算看心电图，实际上她也看不懂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可是她每次只要将手掌在图上上方一停，都能说出病人的具体症状。

她还做过许许多多其他类型的实验。一年前，驻乌克兰罗夫诺州某部队一名士兵失踪，寻找毫无结果。科拉别利尼科娃同意帮忙，并要来了士兵的照片和罗夫诺州的地图。不久她就做了令人不安的答复：士兵死了。然后她便借助地图确定尸体在什么地方。

她指出的范围起初挺大，长宽各4公里。这对寻找尸体帮助不大。于是她来到那个部队，从司令部要来了一张比例较大的地图，结果她指出的出事地点缩小到一平方公里。她告诉大家：“人被杀了，尸体旁有一把尖刀。”

人们彬彬有礼地听完她说的话，却完全按侦查人员的意见到另一个地点去寻找。他

们什么也没找着，便宣布她说得不对。过了好几个月，当地居民还是在她所指的范围内发现了被杀害的士兵，旁边果然有把尖刀。

上述过程已详细记录在案，现在科学界都知道这个被称为“罗夫诺实验”的故事。

有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偶然现象，于是继续进行实验。这次参加实验的超过百人。研究人员让他们在比例尺相同的地图上指出死者所在地点。这些人不具备科拉别利尼科娃的特殊本领，只按逻辑推理和想象去估计。结果只有4%的人指到了她所指的范围。

也许有人会说，科拉别利尼科娃也可以算这4%里的一个。但这不合逻辑，因为已对她做过上千次实验，其结果都证明她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专门研究她的特异功能的科甘教授指出：“如果综合看待这些奇异现象，许多人的怀疑就会消失。科拉别利尼科娃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个。大家记得，60年代曾对具有‘皮肤视觉’，即能用手看书的罗扎·库列绍娃进行过实验，学术刊物作过介绍。现在对科拉别利尼科娃的实验是这种研究的继

续，不过已远远超出‘皮肤视觉’范围。”

罗夫诺实验是利用知过去未来的特异功能来进行寻找活动的第一次尝试。自那以后许多人来找科拉别利尼科娃帮忙找人找物，她光收到的求援信就达数百封，但研究人员担心这样下去科学实验室会变成超负荷运转的“侦缉局”，因此对那些求援一概拒绝，而只满足官方机构的要求。

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后的第四天，科拉别利尼科娃就到了它的首都埃里温，给救援者提供被埋在废墟里的人的生死情况。为此她首先需要灾区的详细地图。但负责接待的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并没有做好接待这个志愿者的准备，他们甚至弄不明白她讲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因此她无法开展工作。又过了4天，多亏塔斯社记者领她到共和国建委，那里有人知道她的本领，并为她找到了所需的一切。于是她开始去废墟为救援提供信息。她后来谈起了她的这次救援活动：“我把手伸到地图上方，并使自己的意识集中到压在破烂瓦下的人身上……我感受到的景象使我十分震惊，致使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后来我平静下来，把我‘体内银幕’上显出幸存者的地点在地图上画上圈，然后把这些图交给救援人员。……”

共和国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阿列克萨尼扬证实了她说的上述情况。

当记者问她是不是确实能找到任何失踪者时，她回答：

“我不能说我可以找到任何人，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还不多。但我已作过某些预报，这应当相信。全国除我外，还有不少有特异功能的人，应当把他们利用起来。我们可以同地球物理学家一起使地震预报更加准确。如果把特异功能者吸引到救灾队，那就可使在灾区进行的救援更有目标。”

其实，类似的现象其他国家也有报道。例如，荷兰有一个叫盖拉德·库罗再特的女子

早在1974年就用类似的方法替一位美国人找到了失踪近一年的女儿及其女友的尸体。她用手抚摸少女的照片，说姑娘们埋在大洋彼岸的弗里海岸，并在地图上标明方位，警察果然在她所指位置找到她们的尸体。南非有一个叫斯巴拉的人则能用手“看到”别人事先藏好的物品，然后一一找出来。有人不相信，特意把杂物装在一个容器内沉入海底，然后让他到岸边找。他用双手确定方位后，照样找到了那个容器。他告诉大惑不解的观众，他找东西时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的手感觉到物体所在位置。

人们自然要问：科拉别利尼科娃和其他具有类似特异功能的人从哪里获得信息呢？对此，科甘教授发表了以下看法：

“要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解释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对类似的现象进行概括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具有积累、保存和传递信息的特性。这与我们的唯物论毫不矛盾，因为不能认为只有可触摸的东西才是物质。”

根据多年实验结果，他们把各种稀有现象分成三级。第一级是实在型，指多少具有某些物理性质的现象，如“皮肤视觉”。实验证明，有的人用手能“看到”眼睛看不到的物体，是因为他能接收任何物体都具有的红外辐射（热辐射）。第二级是潜在型。属于这一类型的是那些目前无法解释、但理论上又具有物理特性的稀有现象，如不通过感觉器官而在一定距离上传递思维和感觉的心灵感应。第三级是知过去未来的“心理学奇观”。这是灵学中最奇异的部分，根本无法用物理学观点去解释它。科拉别利尼科娃通过照片和地图进行探查活动即属此类。

科甘教授最后指出：“科学领域只有那些今天无法接受的东西才称得上真正的新东西。科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还不理解的东西，而不是给自己制造人为的世界观方面的障碍。

因此，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不是已经得到的

东西，而是还没有得到的知识。”

能“透视”地下情况的人

许多国家都报道过有些人的眼睛具有透视功能，他们或者能看到人的内脏，或者能看到地下或邻室的情况。这里介绍的是能利用所谓生物定位法探知地质构造的特异功能者，他叫奥列格·伊万诺夫斯基，是乌克兰一个地质勘探队的地球物理学家。

生物定位是迄今还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依靠这种方法，有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经过专门训练能找到地下的洞穴、水源、矿藏、管道、墙基甚至埋藏的珍宝。他们的主要器具是木杈或金属环。工作时，他们拿着这种器具在探查区慢慢行走，如果地下有洞穴或其他不寻常的东西，金属环就会慢慢偏移，当然，这只有具有超感觉的人才能发现。据伊万诺夫斯基说，这些人具有感知磁场或能量急剧变化的特殊能力。

1982年7月，在乌克兰罗夫诺原子能发电站工地上，一部起重机掉进了突然出现的深坑。为了查明这起重大事故的原因，从基辅紧急调来了专家组，伊万诺夫斯基作为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来到了工地。

他手拿金属环在起重机失踪的地方来回走，当他发现金属环偏移时立即说出了事故的原因：底下是喀斯特溶洞。

尽管生物定位的效果已被几千次实验所证明，但专家们仍然不信他的话。他们认为这种定位法太简单了：就靠那种环，能取得那么准确的资料？！

说实在的，专家们不相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初选择建电站的地点时已经进行过详细的地球物理研究，根据现有资料，电站下面根本没有任何喀斯特溶洞。

但是同事们的怀疑阻挡不住伊万诺夫斯基。他拿着金属环继续寻找，在距离塌陷地点15米处又发现一个喀斯特溶洞，他甚至还在地表划出了溶洞的界限。同事们忍不住笑起来，说按照有关理论，喀斯特溶洞不可能离得这么近。但伊万诺夫斯基坚持自己的观点。

夜间一场大雨平息了他们的争论。第二天人们看到浸透雨水的泥土恰恰在伊万诺夫斯基划了线的地点塌陷了。此后，他又发现了14个洞穴。试钻结果完全证明他是正确的。于是该电站只好停建。

作为地质勘探队的专家，伊万诺夫斯基指导了许多掘井和其他建筑工作，甚至发现过法西斯德军遗留的地下弹药库，现在正在采矿和地质调查领域大显身手。



言是超心理学研究的超感觉现象之一。研究人员已举出人类历史上多起预言成为现实的事例。这里介绍的一个保加利亚失明老妇却声称不仅能预见未来，而且能追述过去。

这个老妇人叫万加（全称万格莉亚），12岁时在一次暴风雨中双眼受伤失明。现在她的神奇本领已引起国内外许多人的兴趣。

据说，万加被发现具有这种本领是几十年前的事。有一天，她突然预告正在当游击队员的哥哥会在战斗中死去，后来他果然战死。从此她的神秘莫测的预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且总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

她能说出来访者本人及其亲戚的名字，能说出她从未听过的几百里和几千里外城市和村庄的名称，还能说出来访者生活中的事，就象发生这一切时她也在场。

除此以外，她还能给病人诊断，提出免除病痛的可靠途径，通常是建议病人去找某个医生。她还曾帮来访者找到失踪的孩子。

来拜访万加的有她的朋友，也有她的敌视者；有生活经验丰富的老者，也有刚开始生活的年青人。众多来访者中有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奇弗，苏联著名诗人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苏联人民演员、电影《战争与和平》的主演者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苏联著名作家、《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剧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及来自各国的其他知名政治家、作家、科学家、演员、画家。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万加都能说，大家在她面前都感到自己象听儿时故事的孩

子。

对万加神奇本领的各种描述听起来就象神话，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她的侄女、哲学家克拉西米拉·斯托亚诺娃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叙述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是在我16岁时的一天，万加同我交谈。但我突然感到声音变了。这不是她的声音，而是另外一个人用她的嘴说话。我听到的话与此前我们交谈的内容毫无共同之处。仿佛有一个陌生人介入了我们的交谈。我甚至还听到那个声音说：‘我们看见你了。’接着便详细概括了我那天所作的事。我吓傻了，因为屋里就我们两个人。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要描述我的一天。她说她什么也没有描述，而只是重复她听到的话。”

作者接着写道，她后来一连好几年都试图找到对这一现象的稍微中肯一点的解释。当万加情绪好时，她向她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将她的回答记下来。她认为这些调查表式的问答能大致说明她具有的神奇本领。

“你眼前会出现具体的景象，如人的外貌、风景、环境吗？”

“是的。”

“这一切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这无关紧要。”

“某个人的未来是怎样出现的？你面前是只出现最重要的事件，还是他的一生都逐次出现？”

“我能看到一切，就象看电影似的。”

“如果你预言某个人的不幸甚至死亡，你能防止吗？”

“不能，无论是我还是那个人自己。”

“地球上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大的文明社会吗？”

“存在。”

“很多吗？”

没有回答。

“宇宙中存在和我们的文明社会处在同

一水平的智能社会吗?”

没有回答。

“人会同其他世界的代表相会吗?”

“是的。”

万加的其他亲属则在文章中谈到她特别了解和热爱她所住的地方，而亲属们则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使他们难受。她断言只有在这里她才能听到那些使她知道过去、未来的声音，据她说，她的小房子所在的这块地盘，正是联结四周古教堂的中心。

她妹妹的女儿、当医生的安娜对她能诊断病情谈了以下见解：“我作为医生对神奇本

应持较为怀疑的态度。但万加能诊断并确定治疗方法却令我折服，因为她并没有专门的医学知识。我不知她怎么能‘看到’和懂得病情。”

关于万加预言的准确性，最早“发现”她的保加利亚暗示学研究所创始人和前所长格奥尔基·洛扎诺夫教授说：“现在存有研究万加特异功能的档案材料。我领导的集体从1964年起调查了1万名拜访过她的人，目的是通过统计了解她的预言经过5年、10年、15年后有多少能实现。根据我掌握的资料，这些预言大约有70%应验。”

过去和未来

把

他和魔法师相提并论可能过分了些，但又很难不把他在台上的表演称为魔法。他竟能“迫使”观众亲眼看到苹果树并从树上摘下苹果，闻到它的果香，品尝它的滋味；或者确确实实（不是在梦中）地乘汽车在列宁格勒行驶，看到街道、行人……

更有甚者。一天，沃伦希纳有一对老夫妇来找他。他们几天前刚安葬了在阿富汗战死的儿子。他是被装在密封的锌制棺材里运回来的。怎能不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呢？可是母亲总象得到某种提示：儿子还活着。于是他们带着儿子的照片来到他这儿。他看了照片一眼，觉得头和肩针扎似的痛。他马上告诉老人：是的，这小子确实活着，但头和肩负了重伤。以后的事就不必细说，总之，他们的儿子从军医院回到了家里。原来是别人错把死者当成了他的儿子。

这个“演员”叫阿尔伯特·韦涅季科托维奇·伊格纳坚科，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直属的全苏心理学家协会正式会员。对于他的奇异表演，一些人称为妖术，另一些人称为魔术或魔法。但是谁都不否认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能驱散噩梦的奇人

伊格纳坚科说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不怀疑自己的特殊才能。有一天他去参加当时的名演员阿德列罗夫的音乐会，被这位演员的惊人记忆力震住了。年少好胜的伊格纳坚科此后决心也要达到那样的水平。他不知该怎么做，便试着记数、词、街名、门牌等。临睡前躺在被窝里，闭着眼睛让脑子里“过电影”，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他不喝咖啡，也不吃巧克力，认为它们会使脑子“迟钝”。他不断说服自己：今天必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轻而易举地记住它们。他每天这样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真能记下想记的一切。

后来他纯属偶然地发现自己还有其它本事。有一天，外地来的一个催眠术家在他们的俱乐部表演。他看见那人使人们在被催眠状态表现出音乐家或画家的才能。他也试着对自己的朋友低声说了几句话。他的朋友先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但接着突然跳到座椅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有此法术，但他记得当时他想象大厅里发了洪水。

从那时起，伊格纳坚科所在的那个班便开始发生一连串怪事。有时老师让去黑板前的同学“粘”在椅子上起不来，有时某个老师一节课说不出一个字。校长知道是谁搞恶

作剧后，把伊格纳坚科叫到自己办公室，极其严肃地警告他：“你若再捣一次鬼就开除你。”

请看他的一次表演。在明亮的舞台上放着 15 名作家的画像。右角有一个可旋转的板，上面别着上百个五颜六色的环，左角有一块普通的黑板，伊格纳坚科坐在黑板旁边的椅子上。他胸前一个特制的支架上安着一把口琴。右脚趾夹着一根铅笔悬在一张白纸上，左脚趾按着风琴的键。一只手拿着粉笔，四肢各有一根导线连着仪器，全场肃静。他瞟了画像一眼，转过身子。三个观众自愿当他的助手。其中一个人念一段文章，伊格纳坚科立即写在黑板上。另一个说一些两位数，伊立即说出平方值。第三个人转动带有彩环的板，伊马上数出环数。与此同时，他还用右脚趾夹的铅笔画画，用左脚趾按键弹出旋律，用手远距离移动罗盘的指针，用嘴吹口琴——只在回答问题时才停下。此外，他还能凭记忆说出一万年内任何一天是星期几，能使自己的脉搏变慢，能使自己的体温和血压改变。他同时做了 13 件事！

接着又有几个年轻人站到台上。伊格纳坚科问他们：“您叫什么？”并把话筒送到每个人嘴边。一个外表严肃的小伙子突然回答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柳德米拉·济金娜！”他对自己的回答感到惊讶，恐惧地看着观众。旁边的人开心地笑，特别是一个 30 岁左右留着小胡子的人笑得更欢。可是当问他同一个问题时，他虽然仍然在笑别人，却给了自己更奇怪的名字：“鳄鱼格娜”。于是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样说。

当第三个小伙子说自己叫“费尼亚婆婆”时，参加试验者不再笑了。很难说此刻是怎样的感情控制了他们。这不是催眠术，因为一个人接受催眠术时无法感知自己的行为。而伊格纳坚科的参试者却不仅能看到他，而且能看到自己和观众，还能听见他、观众

和自己说的话，并能同观众交谈。

人们把这称为暗示术。尽管许多权威专家已承认意识传递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但科学家们目前仍无法解释它的道理。

索非亚暗示学研究所所长洛扎诺夫教授的实验室做过多次试验，说明一个人在暗示术帮助下可以在一个月内掌握五六千个外语单词，孩子们则可在 10 天内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 100 小时的物理课程。

一些科学家认为，人在一生中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会作为一种编码信息印在潜意识中，只不过他无法提取这些信息罢了。伊格纳坚科在试验中象是打开了人的“暗示闸”，打开了由意识通往潜意识的特殊的门，通过思维的命令提取了似乎已被忘却的信息。不管学生多么能干，他永远不可能完全记住课堂上听到的全部内容。但只要学生一同伊格纳坚科接触，他就能把以前教师讲过的内容简直一字不漏地说出来。此外，伊格纳坚科做过的实验表明，他能够在分钟内使一个人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如果此后三个月中再给他布置一定的作业（每天两次，每次两三分钟），那么受暗示术作用后掌握的课程将终生不忘。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伊格纳坚科通过实践证明，还存在另外一类暗示。

1986 年他在克列缅采市进行过一次实验：向一所学校九年级一个学生暗示他在外语考试将抽到 8 号签。那位学生后来说，当他走到放着考签的桌子跟前时，毫不犹豫地伸手抓了一个考签，打开一看正是 8 号。以后类似的实验还做过多次。

伊格纳坚科深信，每个人的基因内都蕴藏着生物能，其大小取决于不同的基因。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物能，但是必须记住，能量平衡是生物存在的基础。因此，能量消耗后必须完全恢复。能源可从食物中获得，也可通过体力和脑力的锻炼补充。好情绪能起

良好作用。学会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

以苏联科学院院士B·韦尔纳茨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认为,生物机体内除物质和能量外,还存在某种与生活过程有联系的完全物质的东西,即所谓“宇宙智能”,他们所说的“宇宙智能”是指“地球能量信息场”。

伊格纳坚科认为“宇宙智能”不是什么幻想。他试图证明人可以直接与近地空间发生联系。于是又发生了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

这发生在基辅一个阴沉的秋日。那天低垂的云层里下着稀疏的雨点。伊格纳坚科走出旅馆,打算去文化宫,15分钟后他将在那里发表演说。乌克兰电视台工作人员正在旅馆门口恭候他,因为两天前他们已同他说好要拍摄他凭意愿改变天气的情景,他同意马上开始表演。他们驱车来到文化宫旁的十月革命广场时,离演说开始还有7分钟。这时雨刚停。摄影机对准了密密的云层。只见他伸出两手,手掌朝上,仅仅过了一分钟,就见灰黑色的云层开始发亮,乌云在众目睽睽下消散,太阳蓦地普照大地。摄影师不慌不忙地将此情景全部摄入了镜头,导演则神情

紧张,过了半个多小时还在打颤。伊格纳坚科及时在文化宫作了演说。

伊格纳坚科后来对人说起了此前进行的另一次试验:

“1981年我在立陶宛的奥林匹克基地当赛艇队的心理学顾问。天气变坏了,连续下了三天雨。运动员和教练员干着急。我第一次尝试驱散乌云。于是在15天中,我可以说是靠两只手掌使直径5—6公里的地区保持了晴朗天气。我想象自己的手掌能辐射能量。我运足力气时,看到许多闪烁的光点变成光线射向乌云。我让光束正对着当时太阳应在的位置。当光线射到乌云时,我通过意念想象那里发生的变化。我开始逐渐感到身体发重,就象悬空拿着铅球。接着又出现轻微的振动……”

当他看到女特异功能者尼涅莉·库拉金娜不接触桌子上的东西却能让它们移动时,他也马上回家做同样的试验。当时他用40分钟使电风扇的叶轮转动起来。他第一次驱散乌云大致用了40分钟,现在则只要几秒钟。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要揭开伊格纳坚科具有的多种特异功能之谜,可能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事。



“巫师”还是医生？

莫斯科北克雷拉茨科耶小区有一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的医生，还在上大学时就被称为“巫师”。他叫弗拉基米尔·库切连科，1973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当时，“特异功能”一词还不时髦，系里还坚决禁止谈这些奇异现象，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朋友，都发现他有某些别人不会的“本领”，其中一项就是能把别人“送”到过去或未来。

有一天，一个对哥萨克历史十分熟悉的同学自愿被“送”到17世纪顿河哥萨克农民起义军领袖斯捷潘·拉辛那里，表演拉辛的某些生活细节。他随库切连科走进另一个房间。过了10分钟，他们出来了，但同学们看到的那个大学生似乎已成为另一个人：他比原来敦实，面孔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呈红褐色，显得严峻而刚毅。他不断用手拉正身上的什么（后来他说他的马刀和手枪老往肚子上滑，很碍事）。大家分明看到了一个威武的斯捷潘·拉辛，他正大步走进军事委员会，接见手下的哥萨克首领。人们全冲他笑，他却旁若无人。但当他一拳头砸到桌子上竟使桌面裂开时，谁都不再笑了。然后他出去“巡视”军队，脸上充满了忧愁和惆怅。“难道这是军队？”他咆哮道，“他们连站队都不会！有的靠前，有的靠后，有的穿得富丽堂皇，有的却衣衫褴褛，屁股都露出来了……”库切连科见此赶紧把他“召”了回来。

还有一次，库切连科把一个美专学生“送”到15年后的未来。这位小伙子“领着”观众参观他的个人画展，以自豪的声音介绍他的计划和作品构图。库把他“召”回

后，未让这位未来的画家回忆起发生的事。过了10年，这位当年的学生竟如出一辙地画出了他在那个想象的展览会上说过的那些画。

库切连科的另一个本领是能使人“飞”起来。当朋友告诉他《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过一个会“飞”的女人，请他解释这一奇异现象时，他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也能让你飞。说完离座放下窗帘，在屋里翻了个跟斗，然后对朋友说：飞吧。这位朋友事后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自己不会飞，但却突然产生了不可遏止的飞的愿望，并且急速飞升起来。我感到象在巨大的秋千里那样喘不过气来……这是什么样的飞行呢？是幻觉还是现实？对旁观者来说，这无疑是幻觉，一句话，自欺欺人。因为当我在飞翔时，当我感到风在耳边呼啸，头发飘起来时，我的身子却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但对我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对我的机体来说，这次飞行无论如何是真实的。”

这是什么法术？起初大家都认为是催眠暗示。但还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就去找过职业催眠术医生和教师，他们告诉他：你这不是催眠术，而更象心理疗法。而心理疗法专家也不承认他是同行，他们说：我们的患者不会飞。于是，人们便把称为“巫师”。

不久前，莫斯科的航天心理学家请他“送”一个试验组去进行“一个半月的宇宙旅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这些旅行者身上的血液和组织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竟与进行长时间宇宙航行的宇航员身上的变化完全相同，其中钙消耗极大。虽然重力实际上一点

也未减少，但他们的大脑却对机体长时间失重状态产生了反应。

需要提出的是库切连科让人“飞”时并不进行暗示，也不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自己的患者。他只是帮助他们解放巨大的心理潜能。他的全部工具是他自己——他的声音，他感觉出他人最微小的感情波动并正确驾驭这个人的非凡能力。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光让人知道新世界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能让他们消失在虚无缥缈之中。

在他那里治好了神经官能症的姑娘奥利加向记者说起了自己“飞行”时的感觉：“当我第一次飞进宇宙空间时，我感到非常惬意，非常自由，以致我飞得离地球愈来愈远，简直不想再回来了。但后来好奇心使我停止前进。我忽然发现，星星是那样的奇怪，小得象针尖，全然不象从地球看到的那样。我还忽然感到必须了解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仿佛世界的命运与此相关。于是我回地球来了。”

库切连科还有一个绝招是能让人惊奇到死时的感受。他认为这一奇迹对人的心理和机体都能产生良好影响。

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惨祸后，有一个叫叶莲娜的受害者被送到他那里。这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治疗首先得同她接触。但是她因一个孩子死于放射病而处于抑郁状态，无法进行接触。她简直不想活下去。

“那么我帮您死吧。”库切连科用这句话

打开了僵局。

叶莲娜后来说：“我果真死了。我感到我的皮肤拉紧并绷裂了，已经腐烂的肉脱离了骨头。起初我对这可怕景象无动于衷。我想死，并且已经死了。但是我的父母，儿子还活着。我忽然感到，他们没有我会很难过。于是我回来了，为了活着。”

接下去便要治好她已经被核辐射杀死一半的机体。

“做这件事既容易又难。”库切连科说。“说容易，是因为我知道到哪儿寻找什么。必须在她的往昔中找到她肉体内的‘高峰’期，即找到她感觉最好的那一天和那一小时。然后要找到保持这一最适点的关键，这是最难的事。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个关键是怎样的，我只能感觉到：这是关键，被我抓住了！剩下的事便是治疗机体。我自己选择和制造药，这些药在世界上任何药店都无法买到。这样最重要的事便做完了，自愈机制也开始发生作用。后来她痊愈了。

“至于飞行，这是最好的预防手段。当你在飞行时，你体内的一切都处于停顿状态，心、血管、膈都要随着发生变化。这时看看脑电图，你会发现大脑、特别是已经衰老的脑组织显得异常活跃。”

“您自己的身体正常吗？”有人问他。

他笑了笑，默默地把一张医生诊断书打开。上面写着：“工作前血压、脉搏正常。工作两小时后，脸色苍白，脉搏未触及，高压60，低压40……”

医

巫

生

师